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程國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食實封陸真勳紫雲齋袋馬光奉敕編集

宋紀十五

起重光大淵獻盡
旃蒙單闕凡五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春二月戊戌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 初

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
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
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
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字

爲瓢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剗斫者時
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
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
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
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
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
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
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
來難制欲方便除之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
右從者並在伏後日欲聞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

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
驚遣御醫絡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
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
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
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
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
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羣豎恟恟欲悉去
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
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
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劔邸第使臣妾

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
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三月辛酉魏假負外散騎
常侍邢祐來聘 魏主使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
敕勒爲殿中武士莫寒大納貨賂衆怒殺莫寒及高
平假鎮將奚陵夏四月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陰
王天賜將兵討之以給事中羅雲爲前鋒敕勒詐降
襲雲殺之天賜僅以身免 晉平刺王旣死建安王
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
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
成之上疾嘗暴甚内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
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
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旣
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
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鈕
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
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宗
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
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
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
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瀆自足安

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媿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旣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有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卽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

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卽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旣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朱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左僕射上惡太子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會有司奏寂之擅殺邏將徙越州於道殺之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

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
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勤
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丁未魏主如河西 秋
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
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
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
曰聖人立灋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
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
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
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

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
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
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
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
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
巢太宗保字螟蛉剝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
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
不先棄本枝姬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
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
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

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
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丙
寅魏主至陰山 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上曰得
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皆即於東戮之既而生送子
房釋顧琛等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
荊州剽掠賊以萬計壽寂之死喜爲淮陵太守督豫
州諸軍事聞之內懼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或譖
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喜自持
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爲之飲道
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
討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
共言謹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然猶發詔賻賜
又與劉劭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昔大明
中黥歙有亡命數千人攻縣邑殺官長劉子尚遣三
千精甲討之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縣說
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及秦始初東
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
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
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尋喜心迹
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

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執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
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 戊寅以淮陰爲北兗州徵
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
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
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
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
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八月丁亥魏主還
平城 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 庚寅
上疾有間大赦 戊戌立皇子準爲安成王實桂陽
王休範之子也 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

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
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
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時太尉源賀督諸軍
屯漠南馳傳召之既至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
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
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
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
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
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議願深

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釁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帝怒變色以問宦者選部尚書酒泉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默然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釁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釁爲太保與源賀

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丙午高祖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丁未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儲宮踐升大位朕得優游恭已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斷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崇光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冬十月魏沃野統萬二鎮叛遣大尉源賀師衆討之降二千餘落追擊餘黨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詔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爲往來疲勞不可支又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庚寅魏以南安王楨爲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鎮涼州上命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十一月魏

東兖州刺史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 上以故第爲

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上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上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九
言九夫
之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上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彌懼自表解楊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日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秦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并受貢計 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滄葉以南八萬餘落降於魏自云桓玄之子亡匿蠻中以智略爲羣蠻所宗魏以誕爲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吏使起部郎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區置諸事皆得其所 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已未遣使齎

藥賜景文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斂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荅敕致謝飲藥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上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惔反旣寤遣人就郡殺之 魏顯祖還平

城 庚午魏主耕藉田 夏四月以桓崇祖行徐州

事徙戍龍沮 巳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

範爲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加中

領軍劉劭右僕射詔淵劭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

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

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與

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卽皇帝位大

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

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

賂公行不能禁也 乙巳以安成王準爲揚州刺史

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寧陵廟號太宗六月乙

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江氏爲皇后 秋七月柔

然部帥无盧真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戊午魏主如陰山 戊辰尊帝母陳貴妃爲皇太妃更以諸國太妃爲太姬 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蔡興

宗彊直不欲使居上流閏月甲辰以興宗爲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爲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興宗辭中書監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沈攸之自以才略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及徙荆州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

勇部勒嚴敷常如敵至重賦斂以繕器甲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倉廩府庫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荆州者多爲所羈留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夜戶不閉攸之賅罰羣蠻太甚又禁五溪魚鹽蠻怨叛酉溪蠻王田頭擬死弟婁侯纂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羣蠻大亂掠抄至武陵城下武陵內史蕭巖遣隊主張

英兒擊破之誅婁侯立田都羣蠻乃定疑曠之弟也

八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 九月辛巳魏

主還平城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

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丁

亥魏封上皇之弟略爲廣川王 巳亥以郢州刺史

劉秉爲尚書左僕射秉道憐之孫也和弱無幹能以

宗室清令故素褚引之 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

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

爲武陵郡素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

執 魏有司奏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

萬五千五百上皇惡其多殺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

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而已

蒼梧王上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 庚辰魏負外

散騎常侍崔演來聘 戊戌魏上皇還至雲中 癸

丑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

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終身不仕 戊午魏上

皇至平城甲戌魏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

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

三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未得免於禍及帝卽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旣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與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湫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與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洒掃秋七月魏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綿一觔租三十石乙亥魏主如陰山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題歲脩職貢九月辛巳上皇還平城遣使如魏冬十月癸酉割南兗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鐘離魏上皇將

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魏武都氏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回師討之 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降魏魏以文度為武興鎮將 十一月丁丑尚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 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懷州枋頭鎮將代人薛虎子先為馮太后所黜為門士時山東饑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人稱虎子在鎮境內清晏乞還虎子上皇復以虎子為枋頭鎮將即日之官數州盜賊皆息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乙巳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

詔起袁粲以衛軍將軍攝職粲固辭 壬子柔然使魏柔玄鎮二部敕勒應之 魏州鎮十一水旱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餘人 是歲魏妖人劉舉聚眾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平原提之子也

二年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賀以疾罷 二月甲辰魏上皇還平城 三月丁亥魏負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

政稱楊運長王道隆盡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
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庚辰大雷戍王杜道
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
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
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
千齡貞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
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
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
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
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

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
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
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
曰宜依舊遣軍掾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
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
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劭曰領軍
已同鄙議不可改易素粲聞難扶曳入殿卽日內外
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
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素粲褚淵入衛殿省特倉猝
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

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
解衣高卧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
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真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
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
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
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己
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
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
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
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

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
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
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
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
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
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
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
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
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
黑驪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

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
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
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
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
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
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
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
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
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劭於
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

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
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
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
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
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
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
敗矣先是月犯右執灋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解職
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
劭晚年頗慕高尚丘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
部曲蕭道成謂劭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

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
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
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
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驪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
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惟擾時府藏已竭皇
太后太妃別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鬪志
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
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
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
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

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
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王東
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
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
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
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
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
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
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
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

許丁酉解嚴大赦 柔然遣使來聘 六月庚子以
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充州刺史留衛建康
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陽
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
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
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
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
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
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
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

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景

素宏之子也 乙卯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

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

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顯祖

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

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

皆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

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

繫積年羣臣頗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

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

通鑑卷之三十三
四百九
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由是囚繫
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
後不復有赦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

乙酉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
執政欲徵攸之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
曰公久勞于外宜還京師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
可否在公所擇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居中實非其
才至於撲討蠻蠻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如此
去留伏聽朝旨乃止 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
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二疆寇之間恐

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
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疆寇
人習戰鬪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
而能隔閼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
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
虜必有交通闕闞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
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
慮也乃止 九月丁酉以尚書令袁粲為中書監領
司徒加褚淵尚書令劉秉丹楊尹粲固辭求反居墓
所不許淵以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

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力戰
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冬十月
庚申以侍中王蘊爲湘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帝加
元服大赦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爲江夏王贊爲
武陵王 是歲魏建安貞王陸敵卒

三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 蕭道成以襄陽
重鎮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
已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
敬兒以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三月
巳巳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爲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

雍州刺史沈攸之聞敬兒上恐其見襲陰爲之備敬
兒旣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輒咨稟信饋不絕攸
之謂爲誠然酬報款厚累書欲因遊獵會境上敬兒
報以爲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敦攸之益信之敬兒
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與攸之書問張雍州遷
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卽以示敬兒欲以問之 夏
五月丙午魏主使負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丁
未魏主如武州山辛酉如車輪山 六月庚午魏初
禁殺牛馬 袁粲褚淵皆固讓新官秋七月庚戌復
以粲爲尚書令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

冬十二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長樂為安樂王 已
丑魏城陽王長壽卒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
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
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
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
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
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
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
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
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
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紀十六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蒼梧王下

元徽四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 二月魏司

空東郡王陸定國坐恃恩不瀆免官爵為兵 魏馮

太后內行不正以李弈之死怨顯祖密行鳩毒夏六

月辛未顯祖殂壬申大赦改元承明葬顯祖于金陵

謚曰獻文皇帝 魏大司馬大將軍代人萬安國坐

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賜死 戊寅魏以征西大將

軍安樂王長樂為太尉尚書左僕射宜都王目辰為

司徒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熙自以外戚固辭內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顯祖神主祔大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灋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脩故事而已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忌多權數高祖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張祐杞嶷馮翊王遇略陽符承祖高陽王質皆依勢用事祐官至尚書左僕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將軍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書刺史爵爲公侯賞賜巨萬賜鐵券許以不死又大卜令姑臧王睿得幸於太后超遷至侍中吏部尚書爵太原公祕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賞賜皆不可勝紀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不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督等輒以不等參之以示不私丕烈帝

之玄孫沖寶之子也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
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然所寵幸左右苟有小過必
加笞箠或至百餘而無宿憾尋復待之如初或因此
更富貴故左右雖被罰終無離心 乙亥加蕭道成
尚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
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灞中兵
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顛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
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
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
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

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
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
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
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
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
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
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
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
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
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

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
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
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
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
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祇祖沈顥皆曰今
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
戰而克殷灞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
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關志景素本乏威略恆擾
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
張保洎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

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
破臺軍旣薄城下顥先帥衆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
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
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
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
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
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
嚴丙申大赦初巴東建平蠻反沈攸之遣軍討之及
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以赴建康巴東太守劉攘
兵建平太守劉道欣疑攸之有異謀勒兵斷峽不聽

軍下攘兵子天賜為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往諭之
攘兵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劉道
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斬之
甲辰魏主追尊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 八月丁卯
立皇弟翽為南陽王嵩為新興王禧為始建王 庚
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
師 九月戊子賜驍騎將軍高道慶死 冬十月辛
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為尚書右僕射 十一月戊
子魏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為定州刺史司空李訢為
徐州刺史

順皇帝

昇明元年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己酉略陽
民王元壽聚眾五千餘家自稱衝天王二月辛未魏
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擊破之 三月庚子魏以東
陽王丕為司徒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白登壬申如
崞山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
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
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
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
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

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日則能未嘗吹箎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

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伏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剗解鬻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

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
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
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卧裸袒帝立道成
於室內畫腹爲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
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堦一箭便死
後無復射不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中
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
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
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愛懼密與
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

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恐無全地淵默然領軍
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
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
世子曠時爲晉熙工長史行郢州事欲使曠將郢州
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
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日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
爲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
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宋氏將
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

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
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
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
恐卽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
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
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
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
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
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
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

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
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
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
十五人於殿中詞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
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
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負外郎桓康等於道成
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
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
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
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

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
內諸閣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
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
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救廂下奏伎陳奉伯
袖其首依常行灑稱救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
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
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
而出敬則相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
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
佗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

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
已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
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
之秉未荅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
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
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
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
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
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
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

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灋駕詣東城迎立安成
王於是長刀遮粲乘等各失色而去乘出於路逢從
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乘曰吾等
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誑有血邪今年族矣
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
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
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
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
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魏京兆康王子推卒 甲午
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

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
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刺史劉
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
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
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
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
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壬子魏大赦 癸亥詔袁粲
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
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
命 初太宗使陳昭華母養順帝戊辰尊昭華為皇

太妃 丙子魏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流俗自今戶內有役者唯止本部丞若有勲勞者不從此制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 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 冬十月 氏帥楊文度遣其弟文弘襲魏仇池陷之 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為倉部尚書信用盧奴令范擿訢弟左將軍瑛諫曰擿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其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擿尚書趙黑與訢皆有寵於顯祖掌選部訢以其私用人為方州黑對顯祖發之由是有隙頃之訢發黑前為監藏盜用官物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寢食為之衰少踰年復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選及顯祖殂黑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范擿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至平城問狀訢對無之太后引擿使證之訢謂擿曰汝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為爾乎擿曰擿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之為於敷擿何為不忍於公訢慨然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趙黑復於中構成其罪丙子誅訢及

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後寢食如故 十一月癸未魏
征西將軍皮歡喜等三將軍帥衆四萬擊楊文弘
丁亥魏懷州民伊祁苟自稱堯後聚衆於重山作亂
洛州刺史馮熙計滅之馮太后欲盡誅闔城之民雍
州刺史張白澤諫曰凶渠逆黨盡已梟夷城中豈無
忠良仁信之士柰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 十
二月魏皮歡喜軍至建安楊文弘棄城走 初沈攸
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
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
閣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

槩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
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
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
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
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
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
王剗斫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
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
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
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

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襴襜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襴襜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

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惱懼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薺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薺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贖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百三十三
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為揚州以贖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贖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贖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

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贖奉燮鎮湓口贖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贖真我子也以贖為西討都督贖啓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贖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贖出弔

作難據郢城贖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
 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
 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
 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
 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
 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
 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
 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
 卜伯興為直閣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
 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
 往壁說淵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粲
 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
 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
 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
 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
 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
 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
 固辭道成疆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
 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
 保袁公其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

萬曆十四年

五

陶印

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
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
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閣與
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
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
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恆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
裝臨去啜羹寫曾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
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奔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
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
奔石頭舟揚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

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閣已閉敬則欲開
閣出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
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
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
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
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
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
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王會稽戴僧靜
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
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

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
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僕咳
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敢曰本知一木不
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
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敢曰
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
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
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
頭旣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
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

成撫之如舊土蘊孫曇瑒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
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爲粲秉宣通密謀
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
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
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
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喜吟諷身居剝任不肯當
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門無雜賓
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
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
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旣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

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且矣
甲戌大赦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
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
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
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遭
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
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
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而
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
移屯閹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

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
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
栢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
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
馬劉瓛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
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
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
西鬻洎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鬻還
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
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

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

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賁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効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

從之 加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都督北秦雍
二州諸軍事以龍驤將軍楊文弘爲略陽太守壬寅
魏皮歡喜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爲
陰平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
罪於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弘爲南秦州刺史武
都王 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
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
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
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
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
三敗也指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志相
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
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
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
而起迎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
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
速掩襲不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
中之鳥耳蕭贖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
鄰鄉數其征伐頗悉其爲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
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二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贖遣軍主栢敬等八軍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羸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淦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

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

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傳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龍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已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纒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

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贖為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也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

有宰相之志時論亦推許之道成以儉為太尉右長史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委之丁亥魏主如代湯泉癸卯還 宕昌王彌機初立三月丙子魏遣使拜彌機征南大將軍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黃回不樂在郢州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辛卯改都督南兗等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 初王蘊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陽王翽未之鎮長沙內史庾佩玉行府事翽先遣中兵參軍韓幼宗將兵戍湘州與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兩人互相疑佩玉襲殺幼宗黃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輒殺

佩玉冀以自免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蕭道成使安國誅侯伯夏四月甲申魏主如崞山丁亥還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栢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并其子竟陵相僧念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五月魏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顧氏族下與非類昏偶犯者以違制論魏主與太后臨虎園有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座侍衛皆驚靡吏部尚書王賢執戟禦之太后稱以爲忠親任愈重六月丁酉以

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庚子魏皇叔若卒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秋八月奏罷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乙未以蕭曠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

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各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

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柰何遐曰彥廻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爽為司徒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己卯獲孫曇曜殺之魏貞外散騎常侍鄭羲來聘壬寅立皇后謝氏后莊之孫也十一月癸亥臨澧侯劉晔坐謀反與其黨皆伏誅晃

秉之從子也 甲子徙南陽王翽為隨郡王 魏馮
太后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誣云惠將南叛十二
月癸巳誅惠及妻并其子弟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
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尚書
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大明中即以宮
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
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中庸
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
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雜曲頽淫無極宜命有司悉
加補綴朝廷從之 是歲魏懷州刺史高允以老疾
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中
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三

陶惠烈



